心醉大理

周伟莨

第二次来到大理，这个令我心醉的地方。这座位于云南西部的古城，自古以来就是西南地区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它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，这次旅行不仅让我再次领略了崇圣寺三塔的雄伟壮观、洱海的诗意浪漫、双廊古镇的古朴安谧以及苍山的雄伟壮观，也让我的心灵找到了寄托。

踏着午后的春光，怀揣着满心的期待与敬意，我再次拜谒了崇圣寺三塔。它们是大理文化的象征，更是云南历史文化的瑰宝。

春风轻拂，阳光灿烂，蓝天白云下的三塔显得更加雄伟神圣。我静静地站在塔前，仰望着它们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。这三座宝塔经历了风雨的洗礼，见证了岁月的变迁，仿佛在向世人诉说着历史的厚重与生命的坚韧。

我沿着塔身缓缓绕行，感受着脚下土地的神圣，仿佛听到了岁月的低语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这三座塔曾经历过无数的风雨雷电，却依然屹立不倒，成了大理的标志性建筑。它们见证了古代大理的繁荣与辉煌，也见证了现代大理的发展与变迁。每一块石头、每一片砖瓦都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，让人不禁为之动容。

告别三塔，来到洱海边。湖水清澈如镜，微风拂过，湖面泛起层层涟漪，美不胜收。我沿着湖边漫步，欣赏着这如诗如画的景色，心中充满了宁静与喜悦。洱海是大理的母亲湖，它养育了这片土地上的人民，也孕育了丰富多彩的大理文化。在这里，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与美丽，也感受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。

夜幕降临，漫步于洱海东岸的双廊古镇。这里的房屋错落有致，街道宽敞整洁，古镇的风貌与洱海美景相得益彰。徜徉在古镇的街头巷尾，感受着这里的宁静与古朴。这里的居民热情好客，让人感受到家一样的温暖。在这里，我仿佛穿越了时空，回到了古代的大理国，与先人们共同分享着这片土地的美丽与富饶。

夜宿双廊古镇，我躺在床上，望着窗外的明月，聆听着洱海的涛声，心中充满了感慨。这次大理之行，让我更加深入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与文化，也让我更加热爱这片土地。在这里，诗意浪漫和古朴静谧中，我找到了心灵的寄托。轰轰烈烈、奔波忙碌了大半生，现在停下脚步，要的不就是这样的感觉吗！

第二天清晨，早早起床，来到洱海边等待日出。太阳缓缓升起，将天空染成一片金黄色。我静静地站在岸边，感受着这美妙的时刻，心中充满了感激与敬畏。大自然是如此神奇而美丽，它给予我们无尽的恩赐，让我们得以在这片土地上休养生息。

离开大理前，我又来到苍山脚下，攀登这座雄伟的山脉。苍山是大理的脊梁，也是云南的著名景点之一。沿着山路攀登，欣赏着沿途的美景，感受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在这里，我仿佛融入了大自然之中，与它共同呼吸、共同感受生命的韵律。

登上山顶，俯瞰着整个大理城。这座城市依山傍水，风景秀丽，人文荟萃。明代文学家、旅行家徐霞客曾三次来到大理，留下了宝贵的游记。徐霞客在大理地区的旅行时间长达8个月，占整个滇游时间的三分之一多。他用脚步丈量了大理的山山水水，用笔墨描绘了大理的风土人情。他的游记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。在徐霞客的笔下，大理的山水风光、人文景观都得到了生动的描绘和诠释。这些描绘不仅让我们能更好地了解大理的历史文化和自然风光，也让我们感受到徐霞客那份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生命的敬畏。

我深深地感叹着大自然的神奇与人类的智慧，也为自己能够亲身体验这片土地的美丽而感到幸福与满足。在现今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，我们或许无法像徐霞客那样亲自去探访大理的每一个角落。但是，我们可以通过阅读他的游记去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传奇和美丽。同时，我们也可以借鉴徐霞客的精神和态度，去热爱自然、热爱生活、热爱我们所拥有的一切。

踏上归途的那一刻，我再次回望这座美丽的城市，心中充满了感慨与不舍。我不禁想起了一句话：“旅行是一种心灵的洗礼，也是一种生命的感悟。”这次大理之行，让我深刻地领悟到了这句话的真谛。在旅行中，我们不仅可以欣赏到美丽的风景，更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与生命的韵律。

我的余生，将继续这样的旅行。我相信，行万里路，胜读万卷书，我也将成为更好的自己。

柳上归

张 艳

春日喜气多，爆出的柳芽是第一喜。

春动柳梢，柳是春信使，猛地，就黄绿了。“残雪暗随冰笋滴，新春偷向柳梢归”。太阳温暖，恬淡。太阳在升高，更暖了。人出来晒晒，地底下的小动物们也正醒来。只是人看不见，柳知晓。

鹅黄最早入眼，确切说是在正月十六，而且还必须是晚上。我家乡的习俗是正月十六晚上遛百病，那阵仗，全城的人一齐出动，从下午五点开始，城区主街道戒严，机动车禁行。是什么诏令让城里的老老少少、男男女女，甚至坐轮椅的病人，行动迟缓的老人，怀抱小儿的新妇，都要到街上走一走，遛一遛？长者习惯手里拿几个钢镚，一甩手，扔出去，哐啷啷，据说这样可以把病痛和不好统统扔掉。

这时，我走过运河边的一排柳，它们集体不发声，光秃秃让我看。不急，继续走，靠近清风楼了，就是这里。一棵老柳，经过缜密的算计，率先泛出黄意。都说清风楼这片地界是风水宝地，集天地日月之精华，种上一块土坷垃，也能长成一个金疙瘩。

知道这个秘密的人，还有几个摄影师，他们雷打不动，每年正月十六的晚上，架好三脚架，以黄柳为前景，景深是清风楼，拍下人潮的涌动。黄柳摇摇，与流动的人潮配在一起，此照片，常常代表运河的独特风景，亮相在报纸头条。

《说文解字》说，“春，推也”，有春阳普照，万物滋荣之意。说到古人，春日里，他们都做些什么？“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”“春日不游乐，但恐是痴人。”踏青赏春，人间美好。若把人间春色比喻为十分，胡竹峰说，“曾点、孔子得了一分，郑人得了一分，王羲之得了一分，展子虔得了一分，王希孟得了一分，白居易得了一分，孟郊春风得意马蹄疾，半分不到……余者归众人。”

柳叶青青。老人们有言，柳叶落到水里，就变成杨叶丝鱼。那时我经常拽下一片一片柳叶，投向水里，看看老人的话儿灵不灵，考证的结果已无从知晓。多年后，我读《夜航船》，突然这句话就冒出来：“柳叶入水，即化为杨叶丝鱼。”原来我家乡的老人们，也通晓先人哲理的。嫩嫩的柳叶入口微苦，旋即又有一丝丝清甜，如苏子笔下的词，清英雅秀。

公元1089年，苏子重回杭州出任知州。这对苏子来说，是幸事。对杭州来说，更是幸事。苏子发现他日夜思念的西湖，由于疏于治理，已是荒草丛生，湖水干涸，到处淤泥，水光潋滟早已无处寻找，山色空蒙也非复往昔。

苏子下决心疏浚西湖，毅然上书朝廷，请求开浚西湖。然而，真要组织人力疏浚西湖，又面临许多难题。首先，治理西湖需要大笔资金，从何而来？朝廷虽然批准了疏浚西湖的请求，但只给了一百张度牒（官府发的凭证）作为经费。苏子利用这一百张度牒，卖了一万七千贯钱，加上救荒的余款一万贯钱，用以工代赈的方式，开展了大规模的治理西湖工程。然而一个更大的难题是：疏浚出来的大量淤泥，如何处理呢？苏子不愧为实干家，通过对西湖及周边环境细致考察，巧妙地变废为宝——从湖底运出的一部分淤泥，用作农田基肥，让原来的沼泽地变成肥沃的农田。然后利用这些地，募集社会闲散人员和外地人前来耕作。另一部分淤泥，则堆积建造了一条沟通西湖南北的长堤，种下各色花草树木，垂柳居多。

西湖治理好了，苏子的任期也到了。想起初到杭州，去寺中寻友人，作诗：“七尺顽躯走世尘，十围便腹贮天真。此中空洞浑无物，何止容君数百人。”这细丝垂垂的堤柳，这浩渺的湖水，容天下之大，却容不下一个苏子。

长堤拂柳，波光粼粼中，浩渺长空下，三三两两行人走过，相貌俊朗，人面若桃花，偶尔有人轻声细语说几句话，让人质疑是不是从古画里走出来的。若是，我想其是从宋词里款款而来，他们对苏子当然不陌生。

蝉声如雨

张 樯

蝉声是属于夏日的，《礼记》曰：“夏至到，鹿角解，蝉始鸣，半夏声，木槿荣。”意味着夏至一过，蝉就纵横天下了。

眼下正是酷夏，走到哪里都有立体声般的蝉声不绝于耳，哪怕枯坐家中，也有蝉声传来，仿佛背景音乐挥之不去，蓦然这鸣叫还会加大音量，在窗外不足十米处响起。窗外树木郁郁葱葱，浮云一般，蝉就蛰伏其中，一如打开了音响，人来了便立时按下暂停键，叫声戛然而止，一旦远去又重新播放。但时间久了，我发现它就不再戒备人的脚步了，当你漫不经心走过，树梢上的蝉依旧自弹自唱。也许它已然习惯了人的存在，也许面对同样喧闹的人群，它索性更起劲地鼓噪，以求“共振”。无论如何，同处一片天空下，人与蝉已经和谐与共了。

南方的盛夏，不是烈日炙烤，便是大雨倾盆，每当此时顿觉身处水深火热之中。而蝉鸣穿插其间，成为泰戈尔诗中“世界给我以苦难，而我报之以歌”的绝佳诠释。若说夏日这部大片，盛放的花蕾、蹁跹的衣裙和蝴蝶翅翼制造了豪华的视觉盛宴，那么蝉则提供了夏日绮丽的画外音。那长一声短一声高一声低一声的鸣叫，拉锯般永不停歇，使翩然来临的夏日更加喧闹更具声势了。

多年来每逢暑期往往出行，旅途中的种种大都模糊，唯曾经相伴的蝉鸣依旧丝丝入扣不绝于耳。

那年上井冈山，在龙潭的山道上曾惊叹于蝉声竟有如此大的能量，仿佛架了巨大的管风琴在演奏，漫山遍野的草木都随着应和共鸣。我一度怀疑那不是蝉声，因为完全颠覆了固有的印象。夜晚在茨坪露天宵夜，有人在一旁飙歌，高音喇叭里的嚎叫震耳欲聋，一浪高过一浪，忽闻嘹亮的蝉声碾压过来，穿透阵阵嚎叫，让我相信在井冈山，蝉轻易不会让出自己的舞台。

还有一次去地处粤北的南华寺，发现寺内矗立着一排排水松遮天蔽日，据说这些水松已有半个世纪的树龄，而蛰伏其中的蝉鸣响亮而通透，竟与不时传来的声声梵音应和。蝉与禅同音，该不是栖息这些水松上的蝉已然参禅开悟，早已脱离肉身的沉重，因而那声声鸣叫里才有心无挂碍无拘无束的机锋。

南方与北方的蝉声似乎迥然有别。儿时有段日子曾在西北生活，得知当地并不像诸多地方将蝉俗称知了，而唤作五音。某年盛夏驱车前往坐落于陇东的子午岭，大家都在宾馆里聊天喝茶，我独自出去，在据说是当年的秦直古道边盘桓，忽闻白杨树上蝉叫个不停，毋庸置疑发出的是五音——那声音仿佛一遍遍在喊着“谁说我的叫声五音不全，听啊听啊……”

我一直不明白蝉小小的身躯缘何会有如此丰沛的肺活量，科学解释说，蝉卵要在地下经过数年孵化，才可在某个夏天拱出土皮蜕化成蝉，其寿命不过短短数月，也就一个夏天而已。如此说来蝉是为夏日而活的。有人说没有谁比蝉更懂得夏天。夏日因为蝉这些生灵的存在而变得有声有色。

曾看过电影《蝉时雨》，改编自日本作家藤泽周平的小说，电影情节也早已淡忘，一直记得的倒是片中丝丝缕缕的蝉声。那蝉声暗合着武士的心境和际遇时起时伏，一如现实中的阵阵透雨时歇时歇。

电影中将蝉声喻为雨声，的确称得上神来之笔。细想蝉声与雨声还真是神似。一旦倾泻起来，直如阵雨般恣意妄为，嘈嘈切切争先恐后，让你根本无法分辨究竟哪里才是真正的策源地，头顶还是远处，也许你站在哪里就在哪里，说是无处不在也不觉夸张吧。

不可否认，蝉声起处，便有清凉萦绕心头，这与飘然而至的一场骤雨何其相似。若非麻木，赤日炎炎，这样的一场雨该是何等及时。盛夏越是溽暑逼人，蝉声就越是清澈响亮，仿佛从远方挟来缕缕雨丝，就如多年前那个盛夏我在南华寺所体味的，站在已近半世纪的树荫里，当阵阵蝉声覆盖头顶，我已然无法分辨那份清凉来自树荫抑或蝉声。其实，宋人周邦彦《鹤冲天》早就写过：梅雨霁，暑风和，高柳乱蝉多。小园台榭远池波，鱼戏动新荷。薄纱厨，轻羽扇，枕冷簟凉深院。此时情绪此时天，无事小神仙。

夏日终将随风而逝，就让如雨的蝉声尽情倾泻吧。

去庐江

沈俊峰

五月，我去了一趟庐江。

今年回合肥小住，本没有去庐江的想法。庐江就在家门口，随时都能去，谈不上诗和远方，而且，庐江也没有高山大川。从地图上看，庐江属于大别山边缘，对于我这个在大别山腹地长大的人来说，也没有新奇和心动的地方。

对庐江，我并不熟悉，却记忆深刻。二十世纪末，我还在安徽做记者，帮庐江一名受伤害致残的青年女子伸张正义，为此还修改了司法鉴定中的某项条款，省里一家都市报以头版头条报道过。那是我第一次去庐江，坐长途汽车从早晨颠簸近中午才到，觉得非常遥远。几年后，一个搞音乐的朋友去庐江钓鱼，我跟着去散心，从当地人口中证实那名女子已过上安稳生活，心下释然。那两趟，我像一只鸟匆匆飞去飞来，没顾上看一眼庐江模样。

一晃，二十多年过去，时光恍惚，竟有一种无法触摸的虚幻感。当曾经的同事说“去一趟庐江，去看看合肥后花园”，我觉得像是唤醒了什么，有着意外重逢的欣喜。

一个人与一个地方，或许真的有着某种缘分的存在。

如今去庐江，几十公里，坐车个把小时就到了。这速度让我意外，也太快了吧。或许心理上接受了温柔的暗示，毕竟庐江于十多年前就已划归合肥；再者，这些年合肥发展势猛，将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也囊括麾下，城区变得辽阔，日渐繁华；更重要的，是道路四通八达，畅行如风。

汽车奔跑在庐江大地上，丘陵、平原或水乡，不慌不忙一一闪过。视野及处，绿色涂抹于旷野，映衬着一片片丰富的黄，让人想起画家笔下那些山乡的姿态和浪漫。油菜和麦子皆以醉人的黄色表达成熟的欲望，渴望收获后归家。五月的风温柔拂过，卷起波光粼粼的热情。山水写意，总是恣意奔放。

情不自禁走入自然中去，走入古街，慢行细品，身心感受。大半天工夫，参观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旧址，逛果树老街、云里安凹，走庐南川藏线、黄屯老街，还有矾矿工业遗址。虽然走马观花，感受却是实实在在。

黄屯老街令人惊讶，竟然是形成于汉，自唐宋繁荣至今。这样的古朴老街，真是难得。街道两旁，那些居民摆卖的一些手工痕迹浓重的农具、生活用品，都能唤起我心中的记忆。沿老街漫步，古意悠悠，亲切地攀爬上心头。

都市的喧嚣不见了踪影，世界属于这乡野老街，幽静雅致。短暂时光中，领略这两重感受，似乎也只有现代生活才能呈现出如此喜剧：一转身，一颗心便像一颗石子落入水中，沉入沉静。

天南地北，去过的地方已经不少。我对各地的景观其实并不苛求，地形地貌就像一年四季，各有姿色，各有魂魄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气息。这种独特，更多的还是人文景观的不同。人杰地灵，自有深意。蝉与鸟，喜欢依在树上远瞩和生活，我却喜欢依靠历史之树，寻找精神的依恃。我感兴趣的，多是那些有趣的人物曾经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。时光漫漫，往往会造就一个个谜一样的神奇存在。这是历史的肌肉记忆。

仔细打量一下庐江，面积2348平方公里，人口120万，却是人文荟萃。“华东第一泉”汤池温泉天下闻名，王安石为此留下诗句；冶父山被誉为“江北小九华”，相传春秋时铸剑大师欧冶子在此铸剑而得名，36平方公里的冶父山森林公园是4A级旅游景区；三国人物周瑜墓坐落于此，建有“周瑜文化园”；还有，晚清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、抗战名将孙立人等等，都是庐江人。

位于黄屯老街的方何宗祠，把我惊了一下。这座宗祠，怎么有方何两姓氏？原来，明朝方孝孺拒绝拟写“篡位”诏书，触怒明成祖朱棣，惨遭“诛灭十族”，方家后裔方友谅避难迁徙至庐江，“因郡更氏，易方为何”，改姓何，以防朝廷追捕。方家就此创立祖训：生者姓何，入土姓方。方家人在死后恢复原姓，至死不渝方家心。想来的确惨烈。六百多年过去，方何宗祠无言地矗立，像一座碑。方孝孺那样的人，后世还会再有吗？方孝孺所处的那样的时代，后世应该不会再有。然而，时光遥远，谁又知道呢？

大别山至庐江，已是强弩之末，山势小巧近乎玲珑，却弥漫着一种淡淡的气息，安静、洁净、精致又不失豪气的烟火气息。从那些历史悠久的老街，从饭桌盘子里菜的分量，从依山傍势筑起的民居小楼，都能感受到这种气息的存在。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”。这应该是时光沉淀下来的一种地域文化。这种文化像那山坡上的云，像那水面上的雾，自然而然，自由自在，无处不在，是温馨、柔软、淡雅的情态，是掩盖不住的生命能量。

晚上，歇在虎凹欢乐茶谷。这是一个山势不高的狭谷，与上午看过的云里安凹有点相像。青山白云，山风阵阵，水池、草坪、树木、山石、甬道、小楼，清雅叠翠，势如飘逸。想这荒野山谷，能筑起这一片园林似的家园，与天地山水相合，不禁欣然。

关了灯，躺床上也能看见漆黑夜空的繁星闪烁。有虫鸣和蛙声传来，其中一只壮年青蛙的叫声，让我想起金庸笔下那些武林人物的仰天长啸。

一夜无梦，由此感受到“后花园”的魅力。对人来说，梦是精神负担，无梦才是真，不起波澜，灵魂安宁。这是佛家追求的境界。一个让人无梦、能一觉睡到天亮的地方，一定是个好地方。

商洛山

（总第2606期）